群書考索卷十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illegible]上刊行

○曆門

古今曆

堯時曆象之說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文公語録）

曆是一件大事

曆是古時一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是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同上）

先天後天之差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

子未午而午（同上）

當運乎天不當爲天所運

故嘗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同上）

古今曆法疎密之差

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同上）

歷代曆法疎密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帝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推月大小之法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同前）

古人有一定之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見差舛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並同上）

康節曆法密

堯舜以來曆至漢都是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寄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亦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同上）

律呂候氣之法

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文公文集）

曆家筭數之法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同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同上）

曆法先論太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同上）

天度歲日之差

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為近之（書說）

曆法不容不變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籍定於容成天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者

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黄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曆差之可證者也斗十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十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然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曆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惡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革我嘗因是而為之說曰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大衍演天地之數

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夫衍者演天地之數也後世之曆多以古律起而一行大衍曆獨以易數起焉勾稽微分積毫釐盖有得於伏羲之遺意君子安可以踈議一行哉今以大衍曆觀之一六為文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合二始以位剛柔所以明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以紀閏餘所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以生乘成吾於六百而得天中之積焉以成乘生吾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焉自一六至五六一七至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九一十至五十生成相乘各有六百吾又於是而得千二百之筭焉一行固非拘於數者盖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小大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做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吁此大衍曆起於易所以為後世之精密者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韓頴之至德郭獻之五紀承嗣之正元又何以祖其故智乎然而大衍起筭亦不專於易也盖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衝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亦足以見其通而不溺於術數也

閏法

朔空餘分以為閏

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余大雅）

氣盈朔虛之日

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當差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日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度之日又除小月許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為氣盈所小六日為朔虛（同上）

土圭

天地四游之說

周禮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只有五寸折一方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文公答胡用之）

出日納月之法

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盈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書說）

今人皆不識其制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裏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文公語錄）

土圭求天地之中

自伏羲造蓋天而土圭之制已寓至周公稽日景而土圭之名始立迨虞氏用九尺表而土圭之用始驗其所謂土圭者所以求土地之中而

稽日景之求短也是故掌以司徒桀地官也縣以陽城辨中域也立表於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於晝漏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之其可哉要必置中圭而後可以測日之中置南圭而後可以測日之南置北圭而後可以測日之北置東圭而後可以測日之東置西圭而後可以測日之西否則不足以辨千里之景也必於平地立南表而後可以測南土之深望北極立北表而後可以測北土之深於東方立東表而後可以測東土之深於西地立西表而後可以測西土之深於南表影末立中表而後可以測中土之深否則不足以辨五方之正也由是而推證之於天則為春為夏為秋為冬驗之於地則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質之於人則多暑多寒多風多陰舉造化之大皆不外於尺有五寸之制又奚必候氣於緹室占象於渾天定晦朔於蓂莢哉蓋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自地以至日不過一萬五千里圭之景苟差一寸則地差千里宜矣然古人置五土圭而皆以千里為證是必有高天下之見（龍顏建）

漏刻

綜四時課六曆

觀朱史漏刻經而知剏物之始觀陸倕新漏銘而知造器之難夫刻晝為漏浮箭為刻則于地四參與天一正所以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踈密也故制度肇剏於黃帝水火沃覩於成周三斛增廣於張衡分箭妛占於宇文愷是皆制器之源流者也孫綽以之而著銘陸機以之而述賦宋景以之而作經殷夔以之而垂法是皆著書以傳後者也然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古差詳而不密則漏刻之難定如此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則漏刻之難定又如此吁亦豈終於難定哉特考訂者不精耳蓋日有百刻分之以十二時則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於九十六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不然初正之法有所未知徒執弘度以究終始奚足以言漏刻哉

正朔

三代革命改正朔

盖三代革命皆改正朔故歲首之月不同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是謂三統而夏正上順天時下協民事獨得其正夏小正即孔子所謂吾得夏時焉者（語註）

三代三正之說

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盖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語或問）

春秋孟子所言周正

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按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子何用更造橋梁[illegible]（語錄）

三代更易正朔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同上）

春秋書月不著時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文公與張敬夫）

論書周正之說

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只是今時之秋蓋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此謂也如伊川說則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

而書春則天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時令曰十一月成梁）又似併改月號月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推人所用但春秋既定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周獵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

三代正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文公答林擇之）

年號

後世年號不可廢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年統紀難紀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有條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奸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文公語錄）

年號擇字之義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其云向年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隆字近

降令既爲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熈字本作純字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淳字矣蓋純字有屯字在傍又曰眞宗是楊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做子不了不用以此觀之用字豈可輕也（同上）

遁甲

不待蓍龜之下

考黃帝內傳而知遁甲之始觀事物紀原而知遁甲之名蓋自元女授黃帝法有九天九地八門六甲之衝而後始有遁甲之說其命名取義實以六甲相遁焉今之所謂三式者蓋并太乙六壬是已故風后演爲千八千局太公約爲七十二子房定爲一十八皆所以研窮遁甲之精微也伍子胥有文信都芳有經葛洪有圖又所以發明遁甲之秘訣也兆前事於既往定來事於將然蓋有不待抵龜而決掛蓍而卜也故爲之說曰讀武王之須臾不若讀榮氏之開山圖誦劉寶眞之龜經不若誦杜仲之三元書閱王琛之風角六情訣不若閱僧一行之十八局訣

群書考索卷十六畢

群書考索卷十七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韶校正

○曆門

渾天儀

古制至宋朝而備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備并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地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